

姓名：黃煜程

現職：表演藝術工作者

流浪國家：蒙古

流浪計畫：前往呼麥的故鄉阿爾泰山，聆聽自然、感受當地生活，尋找聲音的靈魂。

前往科布多的前一晚，我站在老師家客廳中，一幅巨大的阿爾泰山風景照前許久不語，再過四十八個小時，我就能夠親眼目睹這座孕育呼麥的雪山，這條打從九年前開始學習呼麥時，就不斷被提及的神聖山脈。



翻拍老師家中牆上加日格蘭阿爾泰的照片

當下的心情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激動

「去了，然後呢？」我的心裡冒出了一句疑問。

「不知道，反正先去再說吧！」

牆上的照片中，白雪覆蓋著山巔，雪水流淌，在山腳下鋪出一片翠綠的草原，其上有駝牛自在漫步。

抵達科布多城後，前往查恩德曼又花費了四個鐘頭。

一路顛簸，在汽車行經跨越河道的橋樑時，我發現許多橋洞底下是乾枯的河床，兩旁的草原也沒有想像中的青翠，時不時也能看到大片裸露的碎石地。

「今年科布多根本沒下雨，草不好。」

駕駛的大哥自顧自說著，我憑著聽得懂的幾個單字拼湊出他想表達的意思。

我住的營地位於一條大約一米寬的河流邊，這也許是方圓幾里內僅存的河流，河流的旁邊是一塊不大的草原。

為了迎接蘇木(蒙古國行政單位)成立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，當地政府每天會派一輛消防水車為土地灌溉，以維持草地的生機。



蘇木入口處的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慶祝標語



在查恩德曼紮營的河邊

在蒙古，最不值錢的就是時間。

「蒙古很無聊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會一直想來。」說話的是跟我分享同一座蒙古包的德國大姐，她累計在蒙古旅行的時間已長到需要用年來計數。

「過幾天我要去烏布蘇，但你知道，就是從一個無所事事的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繼續無所事事。」她繼續這麼對我說。

漫長的白晝中，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河邊看河水滾動，或抬頭看看天上的老鷹。

在草原上思緒常常會在瞬間被帶回當下，因為在做白日夢時，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現在什麼都做不了，你有的只有眼前這片美景，甚至因為充電不方便，要拿手機出來照相前都要考慮再三，更遑論滑手機。

這樣的經驗讓我驚覺，自己在過去竟然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清醒時沈溺於夢中；而在該沈睡又不捨時間的流逝，拼命想抓住清醒的時光。

幾天後，我用google map與AI交叉比對，從周圍的群山中找出屬於阿爾泰山脈的山，確定位置後，便打算徒步前往。德國大姐得知後勸我打消念頭，因為雖然山看起來很近，但如果用走的可能一天都到不了。

後來我們找了一輛要往那個方向的車，來到了加日格蘭阿爾泰山前的一座小山，據說旁邊的峽谷是過去查恩德曼呼麥手的修煉秘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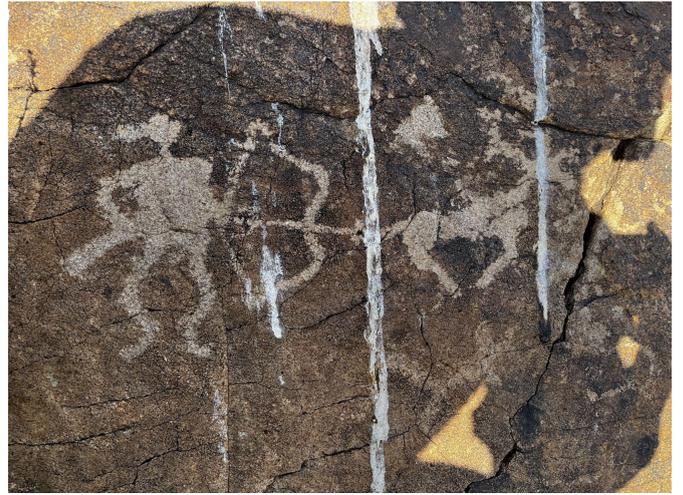
查恩德曼呼麥手的修煉峽谷

我站在小山上遠眺廣袤平原遠處的加日格蘭阿爾泰(阿爾泰山脈在查恩德曼的支脈)。沒有冰封的山頂，沒有流淌的雪水，沒有豐饒的草原，當然也沒有悠閒漫步的犛牛。一片充滿粗糙砂礫的荒漠上，只有一座孤零零蒙古包，舉目所及，能夠餵養牲畜的只有散生在荒原上多刺的耐旱灌木。



實際看到的加日格蘭阿爾泰

一如出發前的平靜，見到一幅與想像中迥然不同的景色時，我並沒有太多的震驚或失望，我站在山上散落各處千年的岩畫中，迎著不曾停歇的風，凝望著遠方的加日格蘭。「哪有每天在過年的。」我對自己說。「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見到你了。」我對著加日格蘭說。



散落在呼麥峽谷旁山上的岩畫

想到剛開始學習呼麥的那幾年，我總是心心念念想要學會最道地的呼麥、成為正宗的呼麥手。

後來慢慢發現，哪有什麼正宗不正宗，一個人能成為的終究只有自己。

誰的生命不是一片荒原？我們用有限的時光在荒原上灌溉出豐美的草原，時間一到，復歸寂靜，荒原還是荒原。

抬起頭，一群老鷹在不遠的天上乘著氣流滑翔盤旋，飛行中的翅膀幾乎沒有動作，只有依靠尾羽的細微調整，精確地控制著方向。

看著他們的飛行，我唱起了歌，有時候是沒有歌詞的連續長音，高低起伏的音調如老鷹滑翔般圓滑；有時是清亮的呼麥，舌頭的動作像老鷹控制方向的尾羽一樣精微。



告別了阿爾泰，我開始隨性決定旅程的目的地，搭上長途巴士、私家車還有火車，我流連於蒙古不同的城市與鄉鎮。

期間曾經被陌生人收留過夜，也會在半路被邀請到家裡演奏馬頭琴，或是在山上與路人一起高唱民歌。



在步道旁與陌生夫婦合唱留影



借住陌生人家，臨別前與孩子們

合影

臨別前，老師對我說：「你的呼麥技巧已經足夠了，現在要開始尋找屬於你的音樂。」

屬於我的音樂在哪裡呢？追尋呼麥的旅程已經走了九年，不久後即將邁入第十年。

都說十年磨一劍，劍成，然後呢？

背著利劍的歸人，將目光投向腳下這片孕育他的土地。

這次不磨劍，磨自己。